

尤凤伟 著
漓江出版社

尤凤伟短篇小说

精 选

尤凤伟 著
漓江出版社

尤凤伟短篇小说

精 选

尤凤伟短篇小说精选

尤凤伟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桂林地区税务票证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125 字数 283千字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407-2395-5/I·1450

定价:1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了。昨天离开松岗家我们去参观水户市植物公园，紧接着又出席晚间的宴会，一直没有机会与平野单独谈谈，谈谈在松岗家得到的印象。告诉他松岗的父亲最后是死于癌症。后来又寄希望于今天告别之前，谁知仍然没能如愿。

车子在原野上奔驰，扑面而来的是无边无际的绿……

登 台

在剧团里干了二十多年制作木工的范庄田师傅，终于得到一个登台的机会。在剧团里，勤杂人员登台，也就是临时替补跑个龙套，演员们称其为“扫边”。“某某人扫了一辈子边”就是说跑了一辈子龙套，这自然是不大光彩的事。说来也真让人难以置信，老范师傅为了当一次“扫边”，竟苦想了许多年，几乎成了一块心病。甚至做梦都梦见自己打了脸子(化了装)，穿上鲜艳的戏装，手里高擎着大刀或板斧，威威风风地上了台。梦再好终归是梦，今天，他倒真的要登台了。

那是上午，他正和小徒弟汗流浹背地在制作大型现代戏《芳草正绿》的布景，副团长兼舞台监督的老景推开制作间的门：

“老范，今晚你上场，怎么样？”

“我?!”老范一下子怔住了。

老景点点头，告诉他：《芳草正绿》剧组眼下正在紧张排练，准备参加省里的戏剧调演。这空档，上演古装戏《失空斩》，今晚演“报子”的小宋有事请假，让老范当替补。事情来得突然，

老范不知所措。

老景接着说：“当然，你别为难，不想干我再找别人替，人还有。我是听伙房老邱头说，你想上上场。老邱那人你最摸，猴里猴气，说话没准。你自己拿主意，行还是不行？”

“我……行……”老范吞吞吐吐地说，“就怕不……行。”

老景说：“这个角好演，一个动作一句台词：打个圆场到诸葛亮面前一个半跪，‘报，司马懿大军来到西城！’晚上到剧场，我在后台给你走场。就这么定了，行不行？”

老景走了。老范站在那儿半天没动。

其实，在剧团里不管干哪档子事，登台上场的机会总是有的。尤其是演古装戏，哪一场都要有那么十个八个的“扫边”：一个小小的七品县官出场，就得有衙役、师爷、家人等一干人马前呼后拥；要是有个皇上老儿起驾，那份臭抖更是要命，喇叭一吹，且不说那般文官武僚，宫妃太监，单那仪仗队伍就一拨一拨过半天，什么金瓜钺斧朝天灯，铜锣金扇珍珠伞，不站满台子算没威风。演员分三六九等，拉脚的扫边，不够由勤杂人员替补。到了节骨眼上，救场如救火，连那做夜餐的炊事员也得先放下勺子头，描脸换装，上场应急。

那么话说回来，老范干了这么多年剧团，咋就一次也没有登过台？这当间有个枝蔓，还得从早年间说起。

老范是五六年从乡下进的城，那时候户口不紧，有手艺吃遍天下。他同剧团第一任团长、现文化局李副局长拜邻居。那一年剧团刚刚组建，李团长见这位邻居忠厚老实，又有一身极精的木工手艺，便动员他进剧团干制景。他听了挺高兴，想进剧团能天天捞着看戏。他是个戏迷，他们村每年冬闲都排戏，春节时轮流到四邻各村演，他那些伙伴们都在戏里扮了角，他笨，不会演，锣鼓也打不上点，可还是天天跟着串村，给人家推小车，背鼓，天天

赚戏看。

老范就这么进了剧团。没过多久，剧团上下都夸李团长弄来个好木工，制作布景又快又精，还抽空给剧团做了一套办公桌椅、演出箱柜。那化装箱做得精致漂亮，雕龙刻凤，喜得那班女演员赞不绝口。剧团演出，按惯例下午休息，晚上演出，可老范总是干个全天，晚上照样上剧场，扫台、倒水、搬布景道具，比谁都忙。单等那开场锣鼓一响，他悄悄下到观众席找个空位坐下，有滋有味地看起戏来，约莫到了换景的时候，便回到后台等着，换完景再下去接着看。

剧团建团后排演的头一出戏是《打金枝》，在永安大戏院连演百场不衰，老范几乎背得下全部戏文，嗓子眼里整天哼着：“狠一狠我一掌打死你，看你父能把我怎的……”

一天晚上演出正在进行，一个扮演太监的青年演员突然不见了，差一点抠了地板缝，也没找到他的踪影。大伙分析，这家伙早就不满意老让他“扫边”，今晚准是故意捣蛋。眼看就该他上场，急得李团长火冒三丈。这天是星期六，没演出任务的人大都没来剧场，一时找不到替补。李团长两眼溜来扫去，突然看见站在副台上等着搬景的老范，便赶紧把他喊到后台，说：“快，老范，你上场，打脸子来不及了，快穿服装。”立刻便有人取来太监服装，李团长不由分说，把老范按在化装箱上，亲自动手给老范穿彩裤，可怎么也穿不上，老范的腿像棍子一般的硬，还不住地抖。李团长抬头一看，只见老范六神无主，面无人色，知他是心虚怯场，不敢勉强。正这时，炊事员老邱来到后台，见状忙说：“我来。”说着三下五去二把彩裤套在自己腿上，又穿上袍子。此时正到上场时辰，老邱跟在另外三个太监后面上了场。谢天谢地，总算没有晾台。

这晚散了戏，老范和李团长一起骑车回家，路上，老范一声

不吭，李团长和他说话，他也不应。快到家门的时候，他突然大骂：“范庄田是……是个笨猪！”李团长安慰说：“别当回事，你能干好本职工作，就很不错嘛！”

自然，老范干好本职工作总不成问题，可打这往后，就再没人叫他上场了，哪怕人手再缺，也不肯再难为他了。他自己也死了心。

那么，是从什么时候起，他又生出登台上场的念头？

他自己也说不清。

二

中午，老范没像往常那样在食堂里吃饭，因为晚上要登台，他决定破破例：下午休息，做做上场的准备，大意失荆州，在这关节眼上，无论如何是马虎不得的。他向小徒弟交代了一下做布景的事，便骑车回家了。

老伴没料到老头子中午会回来，一下子慌了神，赶紧忙活饭菜。她是个精明人，利落了一辈子。没半个时辰，热腾腾的几样菜便端上了桌，又像往常那样给老头子斟上一盅酒。老两口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闺女，乳名叫英。早年间，没出阁的“英她妈”，是周围四邻八疃出名的俊闺女。那时候不兴自由恋爱，闺女再俊也不能自己挑女婿。一番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她便被“八抬大轿”抬进范木匠的洞房。开初，她不希罕范木匠，嫌他长得憨，脾气蔫，笨嘴拙舌没点男人气。可后来一想，也罢，没有高山不显平地，一室卧不下两条龙。于是，她便当了三间屋的小朝廷，对范木匠气指颐使，三天两头闹“饥荒”。老范开始让着，忍着，可忍让总是有限度的，一根牛筋拉紧了也会断呢，再说那时“妻管严”这种病不像现在这么流行。有一天，在“英她妈”又闹“饥荒”的时候，范木

匠暴跳如雷，大吼一声，一把木匠尺，“呜”的一声，像一把飞刀向她飞去，不偏不正，擦着头皮过去，削散了她的发髻。这正是“木匠打老婆——带尺寸的”，却吓得她“哇”一声哭叫起来。方明白老实人也不是好欺负的。从此，她便渐渐收敛了。后来又因没能给老范家生下个传宗接代的儿子，自觉理亏，更安稳多了，再后来上了岁数，也开始知冷知热地疼老头子了。

闲话少叙。且说英她妈给老范斟满一盅酒，老范却没喝，把盅子轻轻往前一推，摸起筷子吃饭，边吃边闷声道：

“今晚，你去看戏。”

“啥子戏？”

“《空城计》。”

“老掉牙的玩意，不希罕。”

“看！”

“说不看就不看，等演新戏再看。”

“叫英和她女婿也去看。”

“人家年轻人，才不看那八百辈子的诸葛亮打司马懿哩。”

“看，都去看！”老范火了，抬高了嗓门。

英她妈一怔，不摸头脑地看着老头子：“你……你今个得了啥子病，咋啦？”

老范也不应声，只是闷头吃饭，气得英她妈也不屑理他了。

吃罢饭，老范觉得胃有些疼，这般疼法已经好几个月了，往常疼的时候，他就吞下两片镇疼药，趁着药劲迷糊一阵子就好了。可今天他忍着，不吃药，怕睡过去误事。再说，他还得等伙房的老邱头。刚才离开剧团的时候，他去伙房找过老邱，把今晚登台演“报子”的事讲了。老邱说今晚他也上场，演扫街的“老军”，他担心老范晚上在台上“泡汤”，说等食堂开过饭便到老范家，帮老范走走场。

胃疼倒抗过去了，老范想了一下，觉得该先做个道具，便寻来半截木棍和一条毛巾，绑成一根“令旗”。他手执令旗来回一抖，“呼啦啦”，还满像那么回事。英她妈在一旁收拾碗筷，又气又笑地瞟着他，却不敢吱声。只在心里不住骂他“老孩子”。

这时，老邱头来了。

老邱和老范同乡，都是黄县人。两个是同乡，自然更为亲近，老范高高瘦瘦，老邱矮矮胖胖；老范老成持重、笨嘴拙舌；老邱开朗活泛，灵嘴巧舌，还多少有点猴气。有趣的是，这两个脾性完全不同的人，多年来却相处极好，亲兄弟一般。

老邱头进门，如同董卓进朝，似入无人之境。他冲到桌边，拾起老范没喝的那盅酒，扬脖倒进肚里，把嘴一抹，对英她妈一抱拳，拖着京剧道白的腔调道：“老范嫂容禀——”

被称作老范嫂的英她妈把“容禀”听成了“用饼”，以为他没吃饭。笑道：“人说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，你倒像饿死的鬼！有馒头没有饼，凑合着吃吧！”边说边从厨房里端出饭菜，逗得胖老邱笑没了眼。英她妈这才明白误会了，气得直骂“老猴精”。老邱却往老范身边一站，道：“你比比看，俺老哥俩到底哪个像老猴精？”英她妈真的打眼一看，忍不住“扑哧”笑了。骂道：“他是老猴精，你就是猪八戒，没一个正经货。”说得两人一齐笑了起来，连难得一笑的老范也跟着“嘿嘿”了两声。

笑过后，老邱换了副正经脸面，说：“老范嫂，说真格的，今晚我请你看戏。”

“不看。”

“非看不可！”

“你们俩倒底犯了啥子病，非要逼人家看《空城计》不可？”

“今晚俺老哥俩一块上戏。”

“上戏？”

“嗯，俺老哥俩一块投靠了诸葛亮。”老邱又没正经起来，“他给诸葛亮当报子，我给诸葛亮当老军，一个通风报信，一个打扫卫生。你老范嫂也当上军人家属了。”

英她妈“噢”一声，方明白方才老头子逼她看戏的根由，不由又气又笑，道：“真是愈老愈不带彩，尽弄些孩子把戏，想要想玩，养鱼养鸟养花；再不，下棋、晒日头，哪样不中，胡子一大把了，还登什么台！”

“这叫武大郎玩夜猫子，各有所爱嘛。”老邱嘻嘻哈哈地道。

英她妈撇撇嘴：“哼，描上个大花脸，穿上身大红袍，在台上电灯照着，上千号人瞅着，这不是光着身子推磨，转着圈丢人……”

“你给我住口！”老范大吼一声。

英她妈吓得一颤，只见老范气得脸色铁青，嘴唇颤抖，忙改嘴道：“好，好，俺去看你演报子还不中，看你那吓人的样……”

老范没再继续发作，却在心里骂道：“你个老娘们家，整天价锅碗瓢盆，懂得个屁！”

三

老范住的是平房，房前有一个院落，院落不大，却方方正正，老邱一眼便相中这个天然小舞台，决定在这儿看着老范走场。他把老范拉到院里，指定了上下台口的位置，命老范手执“令旗”站到上台口等候出场。他自己却搬来一把椅子，摆在院中一个位置，坐上去，扮演城头上的诸葛亮。

开场了。在老邱用嘴巴奏出的锣鼓声中，“报子”手执“令旗”登上了“舞台”，他精神抖擞，踏着快步圆了一个场，然后折身到“诸葛亮”身前屈膝一个半跪：“报，司马懿大军来到西城。”“再

探!”“遵命!”“报子”起身圆场下。

从上场到下场,前后不过半分钟,动作、台词都无可挑剔。老邱很满意,令老范再练,老范惟命是从,两个人一遍又一遍地练了下去……

说来真有些奇。在剧团里,老邱的威信并不高,他不偷懒耍滑,手不停歇地干活,可功劳又叫他那不停歇的嘴巴抓销。剧团上下都不喜欢他。惟独老范例外,只从那次登台出丑,被老邱取而代之,他便对老邱肃然起敬了。后来又听说老邱曾多次登台,当过各式扫边角色,不免更增添几分仰慕,便主动与老邱交往起来。老邱受宠若惊,人敬一尺,吾敬一丈,便尊老范为兄长,两人很快便成莫逆之交。平日只要得闲,便凑到一处拉扯。逢年过节,杯来盏去,更是话无尽处。每逢外地来个剧团,两人总一块去欣赏,回来便评头品足,这个青衣的唱功如何,那个小生的坐派怎样,俨然像两个造诣很深的艺术大师。对于老邱的每次登台“扫边”,作为忠实观众的老范,更断不了论短道长。老邱城府不深,听到长处,便眉开眼笑,听到短处,就面红耳赤。有一次两人都动了肝火,几乎翻了脸。

那是半年前的一次演出,老邱在戏中扮演一个查夜的老更夫。全部动作,只是提着灯笼从上台口走到下台口。老邱不满意,怪老景没把复杂些的“扫边”派给他,便设法找碴儿,化妆时,只描了观众可以看见的右面半张脸,在后台引起哄堂大笑。老景批评了他,他却不服,和老景吵了起来。第二天,老范找到老邱,以兄长的身份训斥道:“你怎么能干出那种事,不像话!”

老邱说:“咋不像话,迈那么十步八步,描半张脸也算浪费。”

老范嘴唇直抖:“你……你孬!扫了几次边,就觉得了不起,就玩开鸡跷脚!”

老邱也火了:“我再玩鸡跷脚,孬好能扫个边,可你哩,连边

都不会扫。”想不到这句话戳了老范的心窝子，顿时变了脸色，“呼”地站起身走了。老邱话出口立刻就后悔了，不住地骂自己混蛋，赶快去找老范赔情。在制作间找到老范，只见他一动不动地坐着，两眼直勾勾的。听罢老邱的赔情话，不由长吁一口气，凄然道：“你老弟说得也对，我不生气，说来怪心酸，喜好了一辈子，肚里的戏文也装了几十本，可就是笨，连个边也沾不上……唉，也算没缘分，这一辈子，算白活了。”

老邱恍然大悟了，原来这位老哥心里还想着登台呀，怪不得常说自己身段不如他，嗓门不如他，却原来是这样。

老邱心里一热，道：“你老哥木匠活干得无比，谁敢说你笨？登台扫边是绝没问题的。”

老范悲苦地摇摇头：“别提了，那次，我的腿……唉，真丢人……”

老邱道：“看你老哥说的，这有啥丢人的，干啥不是头回生二回熟？再有名的角儿，开初登台都怯过场。你没听说当年梅兰芳头次登台吓得两腿打颤，叫他师傅一巴掌才打上台去。好家伙，一巴掌打出个中国第一大名旦……”

“……”老范质疑地看着老邱。老邱又顺坡下驴地说：“咱不说前朝不说古人，就说你老弟我，不怕你老哥见笑，我当初头次上场，从台上下来，怎么觉得裤裆里凉津津的，一摸才知道在台上尿下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老弟啥时糊弄过你？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裤裆里就老是干烘烘的了。”

老范的黑脸上透出一道亮光：“这么说，我倒还能试乎试乎？”

老邱道：“自然能试乎试乎，等我和老景说说，叫他给你派个角。

老范赶紧道：“别急，我得先演练演练。”

从那往后，剧团每次演出，老范就专门留心各式“扫边”角色的动作和台词，一招一式都默记在心。直到半个月前，他才对老邱说：“我估摸，差不离了。”

眼下，老邱看着老范走了几遍场，也真的觉得“差不离”了，便让老范停住，夸奖鼓励一番，便告辞了，他还得回剧团忙活晚饭。

四

剧场地处城市非繁华区。旧社会，这里被叫着贫民区。居民多是工人、苦力、妓女、三教九流。农民在乡下破了产，拖儿带女地拥进城里，也都一眼相中这块与自己身份相称的“宝地”，鸟儿筑巢似的建造起简陋低矮的房舍，居住下来。久而久之，这里便形成一个庞杂、纷乱的杂居区。

说来有趣，与它的猥琐面目不相协调的是：居住在这里的颇为平凡的居民，对戏剧艺术却有着浓烈的兴味和不凡的鉴赏力。旧社会，一般剧团都打伙在这里的剧场演出，据说当年马连良在这里演《六月雪》也竟栽了跟头。自然。解放后这种不够文明的现象渐渐消失了，但人们喜爱戏剧的习惯却延续下来。老掉牙的《失空斩》居然也场场满座。

剧团晚上七点正式演出，演员六点进剧场做准备。老范不到五点就来了，他挺高兴，老伴答应和闺女、女婿都来看演出，下午还包了饺子，说是“定心丸”，让老范吃了上台不慌。老范穿过昏暗的、空空荡荡的观众席来到后台，拉亮了电灯，像往常那样拖

地板，抹桌子，提开水。

演员们陆续来了，后台立刻喧嚣起来。演员们多不甘寂寞，先上场的忙着化装，对着镜子鼓腮吊眼地抹油上彩，还忙里偷闲地和四邻插科打诨；后上场的闲聊、吊嗓，舞枪使棒；乐队在左面副台上调弦，琴、管、笙、号齐鸣，一团嘈杂。

老范有些发急，因为他不会化装。他找到老景，老景说：“你上场晚，别慌，等开演了再找人给你化装。”老范不放心，说：“还是先化了等着好，别误了上场。”老景在心里一笑，便找来打字幕的小王给老范化装。“报子”的脸谱没啥考究，打一层底油，抹一层油彩，在灯底下有个肤色就行了。小王三把两把便完事大吉。老范心里有些不说：年轻轻的，干工作兴这么糊弄的吗？

这时，剧场响起铃声。老景喊道：“注意了，一遍铃了。”后台寂静下来。化好装的演员开始穿服装。老范也走到衣架前向管服装的曲贞要服装。曲贞从前是演花旦的，曾经红极一时，后来五号油彩过敏，戏便演不成了。曲贞说：“老范师傅，都是临上场才穿服装哩，穿早了，活动不方便。”老范说：“咱不像人家年轻人手脚灵便，还是早穿上准备着好，反正我也不活动。”曲贞掩嘴一笑，说：“也好。”便把“报子”的服装交给老范。老范仔仔细细地穿好，然后端端正正坐在一只化装箱上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演员们看了，忍不住偷着笑。

在一阵爆豆般清脆、密集的鼓板声中，开场锣鼓敲响了：

“光才，光才，光光光才……”

老范的心头不由微微一阵颤栗，不知为什么，每当听到这熟悉的锣鼓声，他的心胸便激荡不已，大锣那悠扬、圆润的余音，总要把他带到那久远的往事中：在家乡那白雪覆盖的原野上，业余剧团敲着锣鼓向邻村进发，“光才，光才，光光光才……”他背着鼓，鼓手是他小叔，在他身后拼命地敲着。每当他走乱了步子，小

叔便用鼓槌敲他肩膀一下，以示警告，有时敲得很疼，他却一点也不怨恨，只担心再走不好被小叔开除背鼓资格。进村的时候，锣鼓敲得更响了。他走在最前面，村里的大人孩子都跑出来看热闹，他得意地挺着胸，昂着头……

“光才，光才，光光光才……”锣鼓声中，演出开始了。

演出进行得很顺利，毕竟是一出演了多年的老戏。演员的动作、唱腔都规范得无可挑剔，上场下场也无须舞台监督的提醒和督促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中进行。剧场效果也不错，观众席里的掌声时时传到后台。

随着演出往下进行，老范不免有点紧张了。他不担心别的，只怕误了上场，在演出中这种情况最可怕。他趁老景走过来的时候问：“我啥时出场？”老景指指一个正在化装的青年演员：“你盯着小吕，他出你就出。”老范宽了心，只要有人跟着，是决不会误事的。于是，他便盯着小吕，一刻也不敢放松。

这时候，老邱来了。这家伙倒像个戏油子，不慌不忙地坐下来化装。化完装又穿上服装，戴上髯口（胡子）。这时，他才看见老老实实坐着的老范，走过来问：“怎么样？”老范答：“我琢磨，没事。”老邱放了心，鼓励地拍拍老范的肩膀。因他就要上场，不敢耽搁，忙寻他的兵器——扫帚去了。

突然，老范发现化好装的小吕站起身，从后台通院子的门出去了。他立时慌了神，快步追了上去，一直追到院子，却见小吕上厕所了。这才松了口气，等在那里。小吕从厕所出来看见老范一怔，问：“老范师傅，你在这干啥？”老范期期艾艾地说：“我……看着你上场，就……”小吕明白了，不由心里一热，扳住老范的肩膀，说：“回去吧，你放心，上场时我一定叫你，误不了的。”老范感激地点点头。两人回到后台。

此刻，《失街亭》演完了，《空城计》刚刚开场。然而就在

这时候，前台出了事，观众大声喧哗，喝了倒彩。这种时刻是剧团的灾难，在后台的演员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，一时人心惶惶，不知所措，老范也立时紧张起来。

当前台渐渐复于平静，老景铁青着脸从副台回到后台。后台的人这才知道，原来是和老邱一块扮演老军的那个演员，上场前嫌戴着髯口累嘴，便摘下来挂在腰带上，上场时忘了。就这么腰里挂着胡子上了场，叫观众叫了倒好。

老景愤然骂道：“他妈的，就这么一个德行，还整天唧咕不愿‘扫边’，往后叫你连边也扫不成！”难怪老景骂人，若在旧社会，这样的演员不被赶出剧团，也得让师傅打个半死。

老景突然想起什么，走到老范跟前，说：“老范，我看着你走走场，若再出错，咱就得一块卷铺盖。”

老范一下子慌了。

老景说：“你先背背那句台词。”

老范哆嗦着嘴唇：“报，诸葛亮大军来到西城。”

老景说：“错了，不是诸葛亮大军，是司马懿大军，再来一遍。”

“报，诸葛……司马大军来到西城。”

“怎么搞的！”老景觉得像有一根针扎进肉里，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心头。七三年在光明剧场演《红灯记》，他自己扮演鸠山的副官。当演到副官去到李玉和家，他把“鸠山先生请你赴宴”念成“鸠山同志请你赴宴”，结果剧场大哗。他立刻命人拉上大幕，到幕前向观众做“触及灵魂”的检查，然后拉幕重演，可他紧张得竟又把“先生”念成了“同志”。为这码事，他差一点戴上污蔑革命样板戏的帽子。他知道，演员在紧张的时候一旦失去自制，短时间很难恢复。他不知所措地看看老范。老范浑身放了大汗，两眼绝望地盯着老景。